

长篇小说

时而诙谐幽默，时而大气磅礴，排山倒海，气吞寰宇山河。
于轻松活泼、嬉笑娱乐中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发人深省。
使人在快乐中，自诊弊病和疾患。
让人在泰山压顶、雾霾笼罩时，感觉舒缓和奔放。
令人类既不自盲目乐观，又能看到光明和希望。

城市风

CHENG SHI FENG

邓玉明 /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长篇小说

时而诙谐幽默，时而大气磅礴，排山倒海，气吞寰宇山河，于轻松活泼、嬉笑娱乐中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发人深省。

使人在快乐中，自诊弊病和疾患。

让人在泰山压顶、雪拥蓝关时，感觉舒缓和奔放。

令人美既不自甘乐观，又能看到光明和希望。

城市风

CHENG SHI FENG

邓玉明 /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风 / 邓玉明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 - 7 - 5190 - 0729 - 4

I. ①城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1875 号

城市风

作 者: 邓玉明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蒋爱民

责任编辑: 胡 笋 贺 希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中联华文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 - 65389148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 - 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hus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357 千字 印 张: 20.5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90 - 0729 - 4

定 价: 5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内容介绍

要想知道百年后的世界,就看这本书吧!

从中国京津冀以至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等情形出发,反映反思人类城镇化状况的邓玉明的小说《城市风》,揭示历史、现实、未来和学术思想。小说回忆了过去5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,预测预言了未来100年的城镇化走向,主张人类发展方式的革命,展示了人类的发展前景。

主人公雷宇与中央是高度一致的。雷宇从小过苦日子,艰辛耐劳,朴素节俭。雷宇走过的单位都不是吃喝的单位,也不喜欢吃吃喝喝,没有公务用车,没有个人办公室,不但不以权谋私,而且常常以私谋公,不喜欢享乐和奢侈浪费,相反往往显得过度节制和吝啬。这是雷宇的性格特点,过去也是他的弱点,表现成人生的灰暗,现在成了显著的亮点。雷宇不用“坚决”“保持”,自然而然地就与中央一致。不用刻意,不用自觉,雷宇不自觉地就与中央一致。

未来50年是个节点,2064年,人类中的很多人移居到了其他星球。不信,把话放在这里,50年后再看。本作品2013年创作描写移居情景,2015年就出现了百人移居火星的计划消息。到2064年,就会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。不是地球不好,是人类开拓新领域。在其他星球发展,形成新型城镇化。

作品预言。

有些子孙搬到了别的星球,在那里或许也要实行城镇化,也许开始就是城镇化。就像原来移居他国一样,地球上还有他们无法割舍的亲戚。回地球上坟祭祖和省亲的人们说,那里就跟原始部落差不多,但生产力先进,社会发达,而且往往是女性执政。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模样与我们截然



不同,甚至看上去他们简直不是人,可他们就是人,是我们子孙的后代,有他们的语言,依然还会说我们的话。他们看上去比机器人还怪异,大脑无比发达,实质上他们的基因已经被智能化。猛一看,他们的长相都一样,分不清谁是谁,仔细瞧,还是大同小异,接触交往后发现,他们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,和我们这些人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,既有自然属性,也有社会属性。

一进门,我孙子的孙子就喊:太曾爷爷!接着他们一起叫:太曾爷爷。孙子的孙子是回地球给他爷爷上坟的,他知道他爷爷的爷爷依然还活在世上,先看看老祖宗。他爷爷为弄房子车子累倒去了另一世界,他三爷被车祸夺去了生命,他姑奶奶受大气污染危害得了肺癌,年纪轻轻就走了。2056年我的重孙,也就是他父亲带着他跟随移民潮去了另一星球,当时他才9岁。他爸爸在那里打出了一片天地,曾经回过地球一次。天地,是我们的说法,他们那里不是地球,所以并不称“地”。

他们带来了一些礼物,在我们看来根本算不上礼物。高级食品我们没法吃,在地球上那不是食物,甚至是废物垃圾,但对他们来说那是贵重的高档营养品。在他们眼里,我们就是原始人、类人猿。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漫长历史过程,才进化到我们这个样子;而仅仅不到百年就发展成了他们那样的尊容。人类前进的加速度越来越给力,惊天动地,大有人间四月天之势。突飞猛进如此快速,令人迷惘、诧异、忧虑、恐惧。喜悦的是,不可完全否认,有能力克隆出一个新的地球,打印出一个新的红太阳。当然,无论如何人类造不出一个新的宇宙,不然放到哪里?没有这么大的园区和开发区。

我们看他们怪,他们看我们怪。我们看他们像猿猴,他们看我们像猿猴。从类人猿到我们那是几百万年的光景,谁也没有真正直接目睹过类人猿的形态。现在,我们与他们可是同台展现,竞赛比美。当然我们与他们之间不会彼此鄙视,而是互相尊崇。我们也是他们,他们也是我们。实质上,我们自己成了长期以来猜测、推测的外星人。

前面说过,他们仍然会说我们的一些话语,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,他们之间说话,我们完全听不懂,好像鸟语,又似乎不是。

人类就是累人。

进入老龄社会,地球上到处都有留守老人,我们是深爱这个地球的,儿不嫌母丑,况且地球是宇宙给人类的美好馈赠,故土难离。人类的发展就是如此,由集中到分散,由分散到集中。





现在,我们都在敬老院,有的叫养老院、光荣院。养老院与家已经融合成为一体,家就是养老院,养老院就是家。有活动场所,有娱乐中心。想吃什么,手接触摸屏。想做什么,手接触摸屏。有需求或急事,手接触摸屏。一般三分钟内来人,显示应急时三十秒内到人。

回顾一生,亦是穿越人类的百年。

雷宇,本想这名字可以如雷贯耳,可也没有贯过几个人的耳朵。父母给起这个名字,或许是梦想我响彻寰宇。其实也不然,父母基本不识字,写不出这个“宇”字。这个字一定是自己选定的,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敲定的,大概是中学时期,抑或是大学时期。反正,它比如雷贯耳还响亮。

古圣先贤说,齐家治国平天下,可谁能平天下? 超级大国首脑平不了,联合国首长平不了,只能是说说而已。

说说,是谁也可以说的,不管是否“响彻寰宇”。

描写主人公 100 年的生活轨迹,像是主人公的长篇对照检查材料,同时也可视为人类的百年对照检查材料。人类对照地球、对照宇宙的自我检查材料。

过去 50 年,城镇化的孕育和诞生。主人公的经历,成为生动的刻画。

小说从北京一周边县到京津冀,到全国,到亚欧美,到世界,到宇宙。

乡愁中朦胧着城市梦。从城市梦到进城,到参与建设城市。

腊月二十三以后,忙碌地准备着过年。二十四,天没亮,娘就叫我们起炕推磨。娘说鸡叫三遍了,起吧。困哪,不想起。一会儿,娘又说三星儿太高了,快起吧。难受,瞌睡啊! 一勺勺水豆瓣儿添进磨斗眼儿,一圈圈推转着大磨。不知添了多少勺,转了多少圈,终于磨完了。歇口气,烧上满大锅的豆浆汁,开锅后,娘点豆腐。这时,娘最怕有外人来,好像说,那样不肯出豆腐,就是说,最后点出的豆腐数量偏少。

二十五,娘照样五更叫醒我们推糕面,说晚了碾子就有人占了。哥姐姐妹齐上阵。昏黄的提灯照耀着,有推的,有扫的,有笊的。

推了很长时间,身上不冷了。夜色依然黑郁郁的,我们说,天还不明? 娘抬头望了东方的天空说,三星儿快落了,天快亮了。

糕面冻粘在碾子上,我们就用尖头光滑的小木棍,顺着渠道一下一下去犁,“哧”一下,“哧”一下,小木棍头被磨得锥尖圆润,还有些好玩。



我们身上淌着汗冒着热气,东方的“老爷儿”在悄悄地升起,其实我们并没有向东边张望,我们看到西山顶上被映红的山尖,一点点,慢慢地向下延伸红彤彤,有极其鲜明的界面和曲线,真是美艳绝伦的图画,这是我终生记忆犹新的圣景,任何世界美景都遮盖不了我这丹霞情结,这是无价之宝,比世界名画名贵得多。

我们忽而看到太阳从东方一下子升起时,西山被“老爷儿”完全涂成了红色,感觉没有那么美妙了,无比漂亮的朝霞不见了。

腊月二十八,吃黄米面枣年糕,三十做接年米饭、炖骨头。母亲强调,把你们的炮仗从炕席下拿出来,五更里不能翻席倒柜;“老爷儿”下平前,只可往屋里拿东西,不可往外拿。孩子们都吃饱了,还在硬吃,因为饺子里包的钢镚儿,还没吃到。谁吃到,谁有福。

正月亲戚拜年,酒饭之后,坐在炕上抽烟喝茶聊天。表兄起身欲告辞,大人们挽留无效,就喊我,跟你表兄一起走,上学去吧。我与表兄沿河槽向上走,走了约1里地,学校到了。表兄说,学校多难受,甬去了,跟我上去玩吧。他家还在沟上面1里左右。我说,不去。他说,不想上,一会儿就跑回去。

他家曾经是“关中”,祖祖辈辈兄弟子孙不分家,全家人口平衡在30人,生一人,就会死一人,死一人,就生一人。全年只在过年时吃一顿肉,硕大的铁锅,满满的一锅猪肉,常年辛苦劳作的大人们,每人盛上两大海碗肥肉,不够的还可随便吃,填补饥肠中一年匮乏的油水,奠基下一年的肠胃,那才是吃肉,是完全意义上的吃肉。那年,吃肉时人们等不到老四割柴回来,次日清早去大山里找到了他的尸体,现场分析看,他割完柴捆好,向背架上托举,背架倒下,重新支好托举,又倒下,反复多次失败,使他怒发冲冠,搬起大石头把背架砸了个稀巴烂,跳下了悬崖。大年初三,老五孙媳生了个男孩。

小学校,复式班,没有一年级,老师说,就从二年级开始吧。因此,我初小上4年,初、高中各2年,仅用8年就高中毕业了。高中阶段,还经常劳动,不上课。相对于莘莘学子们,我是赚大发了。

小学校,在一面山坡下,依山面水,背风向阳。小铁炉子里烧着劈柴,烟气腾腾。院里西南角一棵家核桃树,说家核桃是因为我们这山沟里山核桃很多。一下课,我们就在院里玩耍,有时爬到那棵树上,有时攀着树上绑吊着的绳索向上拔河。出院子过一块地,下到小溪边,在丈余高的地堰下有一

小井,清泉从青石缝里涌出,欢呼跳跃,水地细砂翻滚,伴随着小虾舞动。虾群与我们小伙伴们同样,欢乐愉快。我们常来小井抬水,也在这里玩耍。不知不觉,半天就过去了。跑回家,打门窗的木匠刚刚吃完饭,我们抄起筷子就吃,母亲急忙拦住,说等等,急着吃手艺人吃过的饭菜,近嘴子。她拿起一双干净筷子,在各盘的菜食中分别搅拌了一番,说,吃吧!后来我才知道,所谓近嘴子就是说见了好吃的东西太急,是好吃东西留不住的习惯或毛病。那时节一天两顿饭,要不是使着木匠,哪有这么好吃的午饭。老人用筷子搅和一下,意味破解,这或许属于太行深山里古老的民俗文化。

正月十五后,馒头年糕吃完了,接着吃猪血糕,摊煎饼,摊黄子,渣饼子。二月二,都吃完了,步入清苦生活,吃赖的做辛苦活。过年不仅是吃好的,而且不做苦力,人多好玩,活动多,似村坊生活,这大概是向往城市生活意识的孕育。

我们把房前屋后和菜园子里的杂草树叶搂成一堆堆的圪囊,分别点燃,放鞭炮,也把拆散的鞭炮扔进火堆,噼啪作响,火星四射。岁子说,嘞虫儿呀。

二月二,熏虫儿。这习俗隐含了些许科学意义,隐藏越冬的虫茧蛾蛹菌毒,被火烧焰熏,烘烤热闷,几乎全军覆没,分明是早春二月的赤壁之战。

我家在下面山坡下,同样的依山面水,同样的背风向阳。院外也有一块庄稼地,石头高墙下也有一眼清泉。这眼井水更旺,清泉大概从后山里流出,我时常想它在后山深处的行走路线,应该是水脉。这路线神秘莫测,直到今天,我也只有想象而已,它永远是个谜。我能看到的是,取水的人们走出的道路,几乎是我们姓氏的图腾。泉水世世不息,年年不息,天天不息,瞬间不息。变的是世道,变的是人情,变的是房舍,变的是民俗,不变的是井水,不变的是清泉。天也变,道也变,村舍变,井不变。改邑不改井。

春天的阳光把溪流的冰面拉出了曲里拐弯的沟槽,有时干脆让你彻底看到沟槽下清清的溪水,小河在冰面下哗啦叮咚,沟槽就成了五线谱,水声便奏出冰清玉洁的交响乐。溪水中的小鱼、小虾、青蛙伴随着交响曲,舞之,蹈之。

燕子飞翔着,猛力冲飞,突然停止;又快速翻飞,霎时暂停;反反复复,不知疲倦。叼着泥点,在屋檐檩椽间筑巢安窝。这或许是他们建设家园欢快劳动的场面。慢慢地,我们就听到窝里传出孵化的小燕子“唧唧”的叫声,我



们昂着头,张着嘴,静静地观看燕子叼回小虫送入小燕子张大的小嘴中。

暖暖的春光照在屋后的阳坡上,漫山遍野的槐树下,草丛中,树叶下,我们瞪大双眼,地毯式寻找着,突然我发现一株老官嘴,嫩绿的叶丛,挺拔的花柄,顶端矗立一个“龟头”,特别像一个火箭弹。其实,我们每当初春,都找这种春芽,它们在春寒料峭时就早已萌动生长,有时我们最先发现的是那刚刚顶出地面的“龟头”,屈手往下一刨,就看到了嫩嫩的白白的长柄,挖出来,我们就美吃一番,接着继续寻找。清明时,母亲让我们找寻另一种绿芽——苦菜碟。我们找回一小堆苦菜碟,母亲用水洗净、开水焯一下,切碎,炆油凉拌,清新微苦,除火去燥,清心明目。现在央视养生堂专家也这样说,看来有些老习俗颇中科学道理。

娘说,别偷看鸡下蛋,要不有人偷了东西,你却会脸红。

等鸡把蛋下出来“咯哒,咯哒”地告诉我们时,我们才去柴棚从垫着草的浅荆筐里拿蛋,把它握在手心里,温热温热的,很舒服。当然,有时我们听到母鸡叫唤时,怎么也找不到鸡蛋,很扫兴,就大骂那作假报告的母鸡,甚至抄起扫帚去扑它。

夏日里,应今说,咱们去割蒿吧。干勇、牛儿我们都去割蒿,一捆捆绿蒿草堆积在自家猪圈旁。我说,明天我不割了,该锄了。牛儿,锄刀在你家吗?牛儿说在,明天我给你送过去,帮你锄。

蒿草被锄成一段段,铺在猪圈里厚厚一层。接着,从坡角河岸背土全面覆盖。过段时日,重复一次。冬春出圈。

我对干勇说,咱们去看大人们值粪吧,干勇高兴地说好。牛儿爹和扣儿爹在栓子家粪堆前,先是把粪堆的粪土一铁锹一铁锹地铲进筐篓里,装满时,二人把篓搬倒,粪土倒入另一边,然后从一堆石子中拿出一个放入另一边,这样反反复复,粪土值完时,二人计数石子。他们不怕费事,也不量方,想的是更加准确公平,因为还要一户户划分粪土的等级,以便合理地折兑工分。粪土如金。大人们常说,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。

牛儿找我说咱们去柳树沟玩呀,我说不,我要背土垫圈。小小年纪,牛儿就知道寻花问柳。

柳树沟是这个山村的一个附庄,也可以说是自然村。据说沟很深,10来里,仅次于主村沟,一沟柳树,只有三五户人家,有一人在北京当高级工程师。那沟很神秘,我从未去过,应今也没去过,很多人都没去过,也许永远都



不会去。这样显得永远神秘。

桃树沟也是附庄,沟较浅,因桃树多而得名。这里的桃树不是人们种出来的,是自然而生的,有的生在石缝中,有的长在地堰上,有的直立挺拔,有的斜刺里生出,有的好像伸出的手臂,有的隆起如龙,有的婀娜多姿,全是那么自然,那么得体,那么舒服,那么带劲儿。粉红的桃花星罗棋布,布满山沟,鲜艳夺目,满沟飘香,天然和谐。它与桃花园不一样,与万亩桃园大不相同,似乎只有在这里,此情此景,才是唯一,美盖群伦。

杏树就更多了,全村铺天盖地,含苞待放时是充满无限魅力的深红,一旦开放,粉红娇艳,最后洁白似雪,远远望去,巍巍壮观,养目清心,神韵无限。自然天成,是自然的美,是美的自然。人在自然内,自然而然,人也自然。

阴坡那郁郁葱葱的松树,沟里那看似装不下的钻天白杨,就不多说了。

夏天到了。美好的溪水,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。大家群策群力,用石块、土胎,憋成水湾,在里面打澡。先撒出尿,用手接捧一些放在脾脐中按摩揉搓一番,免得肚子疼,然后跳入水中。泉水汇成的溪水,很凉很凉,不一会儿,嘴唇激得青紫,赶快爬出来,爬在被太阳晒得炙热的磐石上,用水擦洗一通,洗干净且降温光滑的石面,前面烙一会儿,后面烙一会儿,暖和后,又跳进水中。

数九寒冬,孩子们不怕冷,脸庞冻紫了、脚冻疼了、手冻红了,照样在野外玩耍。小河水冻成冰,冰中冻出湮水,湮水又覆盖成冰,反反复复,日积夜累,小河槽就变成了冰河,不断蔓延,一段段,平整整,白花花,膨胀成原来溪水的很多倍,规模壮观。打陀螺,单纯滑,坐冰车,有时几个人坐在长木板上,后面有人用力猛推,火车般奔跑。当然,从台阶上迅速落下时,更加刺激过瘾,有时从板上摔到冰凉梆硬的冰面上。滑冰床更美,一个人速度快,从冰瀑跃下时特爽,比越野车和赛车的感觉还好,忒像空中飞人。

玩累了,我们坐在炕上盘脚盘。盘脚盘,盘三年。三年整,烙月饼。月饼花,一担茄子,两担瓜。有钱的,喝酒吧;没钱的,你走吧!

娘做饭,让我烧火。我拉了一会儿风箱,火旺了,柴火噼噼啪啪,大锅里的水吱吱地欢畅着,杉草编的锅帽上蒸腾着热气。我用手捕捉灶膛冒出的青烟,一缕缕,带着柴草自然的香味。娘说,别捉烟。我说,咋啦?娘说,长大了朽。我说,么是朽?娘说,就是笨,不灵巧。



朽与巧，“木”字旁与“工”字旁，另一面是一样的。听人们说过，朽木不可雕也；也听人们说过，化腐朽为神奇。这就巧了。

晚上，我们坐在火炕上玩耍，娘在屋里干家务，抬头看到了月亮。娘说，这个月该忙了。头次偶然看到月亮时，如闲在，这月不忙；反之，则忙。

娘哪有不忙的时候。大人们大都很忙。

高中寄宿，父亲赶集卖柴给我钱买饭票。有的星期天，我也从家背柴到20多里的学校卖给后勤伙房支付饭票。教物理、数学、化学的都是刚刚从此校毕业的大美女，讲课倒是挺认真，但是几乎没人学。我们宿舍的几个废孩子把顶棚的木档搬下来，砸段放进火炉烧了。校长知道后，传去一顿狠揍。我这个绵羊学生因在场，不免陪同。

我们经常去大山里割柴。走到十几里甚至二十多里的高山上，找到茂盛的柴草，就像发现金矿般愉快。噌噌，咯咯，叨叨，发发，唏唏，割柴的声音，超越了七音五律，是美妙的音乐，是绝妙的音乐，是绝密的音乐，只有自己听得到。在山那边和另一座山上割柴的应今和牛儿虽然也割出这种声音，但他们听不到。大人们割柴也听不到这种好听的旋律。这是在高山上，沟里还有流水，天然的音乐大厅，周围群山回应着音乐的韵律。高山流水遇知音，我不找知音，只供自己欣赏。镰刀不停地飞舞，突然砍到手指上，鲜血涌流，抓一把土面按在上面，用手绢包扎缠好，继续战斗。棉衣像蒸笼一样不停地冒着热气，柴草捆绑好后，才感到口干舌燥，抓起一把雪或敲下一块冰填在嘴里，如碰到一湾清泉，真是玉液琼浆。现在茅台、五粮液、1573、拉斐……在口舌中也没有那么好的感觉。

尽管不渴了，但饥肠辘辘。好在收获丰硕，我的柴捆高大。背起大捆柴草，翻山越岭，盼着走下山梁到达沟谷。实在累得无法忍耐时，蹲在坎坡喘一口气。身负重物，一步步前行，离家越来越近。终于走进院门，把重重的柴捆狠狠地扔在地上，已释重负，周身倍感出奇爽快。那时，似乎不知“幸福”一词，只是说忒得，现在说，那一刻，是最幸福的了。假如央视采访那一瞬间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说：幸福！

柴捆垛成垛。是收获，也是负担。还要背在身上，背去20多里远的集市上卖。这路程比割柴的道路也好不了多少，山路十八弯，游荡在河水两旁，跳跃在河水中的搭石之间，与戴着镣铐跳舞十分相似。有时还要趟水，涉险泅渡。庄稼收获后，路略有改善，梯田的堰墙拆出豁口，忽而走在河槽，

忽而走在田地,但依然蜿蜒曲折。进入集市的胡同狭窄,人头攒动,拥挤不堪,有人嚷叫,借光,借光;也有人喊,借过,借过;忽然后面有人急迫大喊,靠——靠——靠,这是提醒前面的人们注意闪开,后面有重物不好控制,免得碰伤。集上叫卖,能力加运气,卖出去是非常快活的。卖不出去,就要寄存,然后耸拉着脑袋走回家。这时,应今就会说,下集再卖,说不定比这还贵。

我想,假如有条道路,能走单轮车也好。那时,我们眼里,小推车就是很上档次的东西了。集市上经常看到大马车,两匹马拉长套,骡子驾辕,很威风。那里有路,人也较多,热闹红火,人们说话也比我们山沟里洋气,老人们叫他们那里是村坊。这就是我们深山人眼里的“大地方”。说是大地方,其实就是个小集镇,除学校外,村镇不过一二千人口。娘说,村坊人有钱,买柴火烧。赶集就是去大地方,后来知道有城,就是县城。说上城去,就是去县城。当时村里去过县城的人凤毛麟角。去过城里,就是见过世面的人。

高中毕业,“文化大革命”也结束了,好像“文革”就是给我们准备的。

生产队劳动,集体行动,有说有笑,热热闹闹。但劳累辛酸远比快乐多得多。扁担把我的肩膀压出血印,肿胀疼痛。粪篓把背架子死死地压在脊梁背上,印出一道道血红,两丛麻绳索狠狠地勒在肩上,让你无法挺直腰脊,永远不能逃脱。

终于解脱了。小锄唰唰唰,在庄稼幼苗中穿行。谷地最难耨,谷苗很小,与杂草不好识别。一人一垄赛着速度,一锄一锄,不落空白。古稀的老头,急忽忽连耨带埋,间苗时拔掉大苗留下小苗,队长说,你怎么拔大苗留小苗,老头儿说,小的它还长哪,逗得大家发笑。谷子难耨,小米好吃。这里光照充足,昼夜温差大,产的小米,金黄油亮,香甜细腻,营养丰富,口感极好,先前曾经是贡米。金色的小米,不仅百姓喜欢吃,皇宫贵族都喜欢享用。

乡亲们说,走出庄稼地了,出了农业社了,出山沟了。诙谐的人说,再也不当“老背兴”(老百姓)了。

应今当了兵。也走出了深山。

这次进城,不是进县城,是城市。城市是好,这么多人都往城市跑。上学虽苦,可过的是城市生活。

进了城市发现,我们比城市人穿的差距不是很大,也是的确凉、的卡等时兴布料衣服。一般上衣为的确凉,下身着较厚的灰色的卡裤子。



毕业分在县城，好歹是城，不去乡下。

没过几年，来了个拆书记，说这县城破破烂烂，有碍观瞻，大面积搬迁。我被迫盖起了新房。县城规模明显扩大，面貌有所改观。

上世纪90年代拉开了拆迁序幕，一发而不可收。县城不断翻新，城区连续扩大。进入21世纪，在城东开发建设了新城区。修建了环城道路，使城区日益扩张。开发、拆迁、城建，成为日常生活。开始有了跑项目的说法，号召跑部进厅。

拆书记敦实的个头，黑黑的面庞，思想前卫，话语新颖。大胆新潮的讲话让干部们目瞪口呆，超常规的决策行为使人们胆战心惊。他拆过好几个县城了，据说他每到一县，就背着手在大街小巷转悠，看看哪儿该拆、先拆哪儿，因此出了名。看得出来，他颇赏识我这个习惯逆向思维的小青年，亲自找到我的住处，与我促膝谈心。

拆书记没拆多久，就调走了。

后任的后任，是县长升任书记。开创了县城环路，县城规模明显扩张，有了“城”的模样。

他的后任，又是县长升的书记，创建了内环新城，使县城有了些许城市的味道。

蒋书记招商引资，引进项目，县城商品楼零星出现，矗立起了20多层高的楼群小区。起初基本没有物业，住户自行管理服务。宾馆上档升级，个别达到准三、四星级，数量明显增多。县城车辆剧增，档次不断提高。

城区高楼一丛丛拔地而起。城东建设工业园区，城北开发了北外环。但县城人口依然不过7万。

姜总：正在建中等城市嘛。

付总：中等城市的主要标志是什么？

姜总：人口吧？

我：对。

付总：多少人口？

我：联合国以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人口下限，10万人口作为大城市的下限，100万人作为特大城市的下限。

姜总：咱们国肯定比这个数大得多。

我：咱们国在1989年，2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，20—50万为中等城市，





50 万以上为大城市。

付总:现在肯定有发展。

我:2010 年规定,50 万市区常住人口以下为小城市,50—100 万为中等城市,100—300 万为大城市,300—1000 万为特大城市,1000 万以上为巨型城市。

付总:远来县城要达到 50 万人口,才算中等城市。

姜总:现在谋划建设中等城市的县城很多,比如安徽 63 个县,县城人口 15 万以上的占一半,人口密集,而全国大县临泉县人口高达 200 万,4 个县的生产总值分别达 200—300 亿元,这一个省就计划建设 20 个县级中等城市。

我:除了人口主要指标外,还有占地面积和社会经济实力。

我们现在的城镇化仍然需要工业化,等到城镇化率高于 70% 的后期阶段,产业结构将由工业向服务业转换升级。英国的城镇化大约用了 100 年,美国大约用了 80 年,日本大约用了 40 年,我想,中国也许时间更短,赶上了潮流。但是近 10 年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 64%。

夏威夷人问我感觉这里怎么样,我对当地人说,现在吃穿和财富不是最重要的,洁净的空气和美好的环境才是第一位的。山清水净、蓝天白云,就是好地方。

从夏威夷飞到洛杉矶,降落机场前,看到下面几乎没有高楼大厦,全是低矮的房子。进入市区,发现基本上是二三层的小别墅,富人区是高档的大别墅,就是所谓的“好似”。只有政府机关和金融中心构成一小片高楼大厦。

华盛顿真的很清新,六七十万人口,环城高速把周边城市群连成一体。正是秋冬之交,城市园林五彩斑斓。

纽约是摩天大楼城市,而且一百多年了,居然没有古旧的样子,足以证明他们的城市建设质量和美国人做事认真的态度。一百年前的建筑科技工艺水平,令我们今天不得不佩服有加。

泰国首都曼谷,由于车速过慢,甚至出现过 3 个月内有 900 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。曼谷的交警不但会指挥交通,还会帮孕妇接生。

圣彼得堡是在沼泽上建起的城市,600 多平方公里,400 多万人口,这规



模在中国也就是一般的城市。在俄罗斯这可能是特大城市了,无论如何她还是很有特色的。圣指神圣,彼得是石头的意思,堡当然就是城堡、城市了,这是座神圣的石头之城。石头与沼泽是完美的结合,刚柔相济,阴阳共荣,地老天荒,永垂不朽。

石头把宽阔美丽的涅瓦河织成网格,布满全城。据说,河水有20多米深。滚滚河水就像海洋一样,辽阔深邃,荡漾着大片大片的涟漪波浪。车子走到哪里,旁边依偎的都是河流。又似乎是城市把海洋湖泊格式化,一排排的石头楼房把水世界变成了石头城。一条条河流,实质上也就是一条河流,把石头城变成了水世界。东正教的座座教堂高耸入云,连天接地,让石头城更加威严肃穆。

莫斯科有1100万人口。英雄威武。壮观美丽。堵车也很著名。

俄罗斯有1.41亿人口。伟大的民族,孕育了很多伟大的人物。翻译说人口在逐步下降,而我预感到100年后,这里的人口反而会上升,或许增加很多印度人。

我恍惚看到,莫斯科和圣彼得堡,都有2000多万人口。在圣彼得堡周围,摩天大楼像山峰一样围绕。很多城市都在快速地增加着人口。

涅瓦大街人行道,人流熙熙攘攘。我总是在拍人行道的地砖,张总说,这有什么好拍的,我说,你看这人行道的石砖多么漂亮,五彩缤纷,做工考究。方砖点缀的小石砖就如我们的红土砖一般大小,铺排出五颜六色的美丽图案,走在上面,心情愉悦,周身舒畅。

世界闻名的涅瓦大街,车流浩荡,井然有序。翻译说,当初建设大街时,仅有不多的马车,空空荡荡,可见涅瓦人的眼光和远见。几百年前,他们就有了前卫的城市理念。

地球上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狂风,城市摩天大楼间形成涡流、气旋、龙卷风、龙卷风群,龙卷风直冲云霄,龙卷风之间相互吸附,漏斗侧吸漏斗,弥漫地球,海啸山崩,飞沙走石,摧毁世界。城市间气流撞击、交织、盘旋,复杂的热岛效应孕育出地球有生以来最暴虐的天风。人和汽车飘向天空,摩天大楼“咔嚓,咔嚓”地折断,有的被连根拔起,有的被拧成了麻花儿,世界上一片混沌,天地涅槃重生,人口被灭掉十之二三,好多人逃到了乡村,城市、乡村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布局。



小说开辟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形式。在充分深入地体验生活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,使主题内容、中心思想和理论学术观点艺术地、观念地反映出来。人物性格、人物形象通过研究和叙述,鲜明地刻画出来,通过人物的典型性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,艺术地体现作品深邃的思想性。是科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。

看看作品的描述。

马克思理论预计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实现,事实上却在俄国、中国、朝鲜、越南、古巴等落后贫穷国家进行了验证。雷宇主义也预计在发达国家先行实行,但落后国家同样可以超越阶段跨越性运行。同时,雷宇主义在有人类的地球以及所有星球普遍适用,放之宇宙而皆准。

不是说马克思不够伟大,时代的局限性也是规律。马克思预料了百年沧桑,雷宇也就说出了百年的未来。世界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加速度,成几何基数增长。

联合国最高领导是秘书长,联合星球组织最高领导称为主席。

联合星球主席宣布,所有星球的人类都要以雷宇主义为指导思想,坚持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雷宇主义,把雷宇主义作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将来我们人类遍布宇宙各星球时,我们要成立宇宙统摄最高机构,到那时仍然要以雷宇主义为指导,高举雷宇主义旗帜,把雷宇主义旗帜插遍宇宙各个星球。

人们请我讲讲雷宇主义,我说这个我自己不能讲,这是后人的事,我讲也讲不清楚,讲不全面,讲不好。

马克思主义也是后人总结的,让马克思讲马克思主义,一定不像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认识,是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完善。让马克思讲马克思主义,在今天看来一定带有僵化教条的倾向,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,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,是历史的、阶段的马克思主义。就像人们习惯了电影、电视等文艺作品中的伟人形象,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,假如真的伟人出现在你面前,你或许以为那不是那个伟人。世界著名表演艺术大师卓别林偷偷报名参加模仿卓别林大赛,他仅仅得了第三名,实际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雷宇主义不使用暴力,不革哪个阶级的命,不革哪些人的命,只革人类



发展方式的命。

也有人耻笑,穷成这样,还谈个人的主义。对这些可以置之不理、嗤之以鼻。单就物质生活而言,比马克思好多了,比孙中山也强不少,比孔子都富裕。孔子也就不断地有些肉干吃,在下时而可以吃到鲜肉,而且,今日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的鄙视,肉多也不是好事。既无“三高”,又不缺吃喝,随时还可点评他们的思想和主义,比那些伟人们幸福多了。

我认为自己不缺物质财富,缺少的就是主义。现在主义有了,什么也不缺了。其他星球的人们对此主义也颇认可。当然,还要不断地拓展进步。

总统责任重大,因此很多人宁愿当公民。生活所需一概不缺,钱财需要操心,经营不好是犯罪,所以多余的资产只是额外的负担。

时至今日,人们很少考虑个人问题了,高度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,也没有多少个人问题需要自己操心,主要潜心于社会角色定位,自身的价值就是在社会中的价值,每个人追求的是为社会贡献的大小,争的不是名利地位、是社会价值,因为此时的名利地位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和吸引力,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十分相象。

雷宇主义,在宇宙间回荡。

生活就是演戏,你光让我演小人物,我也演一次大人物,有何不可?

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,都可以是主角。

主角,就是主人公。

亦庄亦谐、原汁原味,是作品的特色,也是作者的一贯风格。时而诙谐幽默,时而大气磅礴、排山倒海、气吞山河。于轻松活泼、嬉笑娱乐中,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发人深省。使人在快乐中,自诊弊病和疾患。让人在泰山压顶、雾霾笼罩时,感觉舒缓和奔放。令人类既不盲目乐观,又能看到光明和希望。

